離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楚辭

離騷
楚辭卷第一
作者：屈原　戰國

九歌

本作品收錄於《楚辭》和《昭明文選》

《離騷經》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與楚同姓，仕於懷王，為三閭大夫。三閭之職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。屈原序其譜屬，率其賢良，以厲國士。入則與王圖議政事，決定嫌疑；出則監察羣下，應對諸侯。謀行職修，王甚珍之。同列大夫上官、靳尚妒害其能，共譖毀之。王乃疏屈原。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哀，憂心煩亂，不知所愬，乃作《離騷經》。離，別也。騷，愁也。經，徑也。言已放逐離別，中心愁思，猶依道徑，以風諫君也。故上述唐、虞、三后之制，下序桀、紂、羿、澆之敗，冀君覺悟，反於正道而還已也。是時，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，令絕齊交；又使誘楚，請與俱會武關，遂脅與俱歸，拘留不遣，卒客死於秦。其子襄王，復用讒言，遷屈原於江南。屈原放在草野，復作《九章》，援天引聖，以自證明，終不見省。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，遂赴汨淵自沈而死。《離騷》之文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諭，故善鳥香草，以配忠貞；惡禽臭物，以比讒佞；靈脩美人，以媲於君；宓妃佚女，以譬賢臣；虯龍鸞鳳，以託君子；飄風雲霓，以為小人。其詞溫而雅，其義皎而朗。凡百君子，莫不慕其清高，嘉其文采，哀其不遇，而愍其志焉。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

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

皇覽揆余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。

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

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脩能。

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[1]秋蘭以為佩。

汩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。

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。

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

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

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？

乘騏驥以馳騁兮，來吾道夫先路。

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。

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維紉[1]夫蕙茝？

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

何桀紂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徑以窘步。

惟夫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

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

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

荃不察余之忠情兮，反信讒而齌怒。

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

指九天以為正兮，夫唯靈脩之故也。

曰黃昏以為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。[2]

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遁而有他。

余既不難夫離別兮，傷靈脩之數化。

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

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衡與芳芷。

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竢時乎吾將刈。

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眾芳之蕪穢。

眾皆競進以貪婪兮，憑不猒乎求索。

羌內恕己以量人兮，各興心而嫉妒。

忽馳騖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。

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脩名之不立。

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

荀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，長顑頷亦何傷？

攬木根以結茝兮，貫薜荔之落蕊。

矯菌桂以紉蕙兮，索胡繩之纚纚。

謇吾法夫前脩兮，非時俗之所服。

雖不周於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。

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[3]生之多艱。

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誶而夕替。

既替余以蕙纕兮，又申之以[4]攬茝。

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。

怨靈脩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[3]心。

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

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偭規矩而改錯。

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為度。

忳鬱邑余侘傺兮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。

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為此態也。

鸷鳥之不羣兮，自前世[5]而固然。

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夫孰異道而相安。

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詬。

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。
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。

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

步余馬於蘭皐兮，馳椒丘且焉止息。

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脩吾初服。

製芰荷以為衣兮，集芙蓉以為裳。

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

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。

芳與澤其雜糅兮，唯昭質其猶未虧。

忽反顧以遊目兮，將往觀乎四荒。

佩繽紛其繁飾兮，芳菲菲其彌章。

民[3]生各有所樂兮，余獨好脩以為常。

雖體解吾猶未變兮，豈余心之可懲。

女嬃之嬋媛兮，申申其詈予。

曰鯀婞直以亡身兮，終然殀乎羽之野。

汝何博謇而好脩兮，紛獨有此姱節。

薆茀蔽以盈室兮，判獨離而不服。

衆不可戶說兮，孰云察余之中情。

世並舉而好朋兮，夫何煢獨而不予聽。

依前聖以節中兮，喟憑心而歷茲。

濟沅湘以南征兮，就重華而陳詞：

啟《九辯》與《九歌》兮，夏康娛以自縱。

不顧難以圖後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

羿淫遊以佚畋兮，又好射夫封狐。

固亂流其鮮終兮，浞又貪夫厥家。

澆身被服強圉兮，縱欲而不忍。

日康娛而自忘兮，厥首用夫顛隕。

夏桀之常違兮，乃遂焉而逢殃。

后辛之菹醢兮，殷宗用而不長。

湯禹儼而祗敬兮，周論道而莫差。

舉賢而授能兮，循[6]繩墨而不頗[7]。

皇天無私阿兮，覽民[3]德焉錯輔。

夫維聖哲以茂行兮，苟得用此下土。

瞻前而顧後兮，相觀民[3]之計極。

夫孰非義而可用兮，孰非善而可服。

阽余身而危死兮，覽余初其猶未悔。

不量鑿而正枘兮，固前脩以菹醢。

曾歔欷余鬱邑兮，哀朕時之不當。

攬茹蕙以掩涕兮，霑余襟之浪浪。

跪敷衽以陳辭兮，耿吾既得此中正；

駟玉虯以乘鷖兮，溘埃風余上征。

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；

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

吾令羲和弭節兮，望崦嵫而勿迫。

路曼曼其脩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

飲余馬於咸池兮，總余轡乎扶桑。

折若木以拂日兮，聊逍遙[8]以相羊。

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。

鸞皇為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。

吾令鳳鳥飛騰兮，繼之以日夜。

飄風屯其相離兮，帥雲霓而來御。

紛總總其離合兮，斑陸離其上下。

吾令帝閽開關兮，倚閶闔而望予。

時曖曖其將罷兮，結幽蘭而延佇。

世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妒。

朝吾將濟於白水兮，登閬風而縶馬。

忽反顧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無女。

溘吾遊此春宮兮，折瓊枝以繼佩。

及榮華之未落兮，相下女之可詒。

吾令豐隆乘雲兮，求宓妃之所在。

解佩纕以結言兮，吾令蹇脩以為理。

紛總總其離合兮，忽緯繣其難遷。

夕歸次於窮石兮，朝濯髮乎洧盤[9]。

保厥美以驕傲兮，日康娛以淫遊。

雖信美而無禮兮，來違棄而改求。

覽相觀於四極兮，周流乎天余乃下。

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娀之佚女。

吾令鴆為媒兮，鴆告余以不好。

雄鳩之鳴逝兮，余猶惡其佻巧。

心猶豫而狐疑兮，欲自適而不可。

鳳皇既受詒兮，恐高辛之先我。

欲遠集而無所止兮，聊浮遊以逍遙。

及少康之未家兮，留有虞之二姚。

理弱而媒拙兮，恐導言之不固。

世[10]溷濁而嫉賢兮，好蔽美而稱惡。

閨中既以邃遠兮，哲王又不寤。

懷朕情而不發兮，余焉能忍與此終古。

索藑茅以筵篿兮，命靈氛為余占之。

曰：兩美其必合兮，孰信脩而慕之？

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唯是其有女？

曰：勉遠逝而無狐疑兮，孰求美而釋女？

何所獨無芳草兮，爾何懷乎故宇？

世[10]幽昧以眩曜兮，孰云察余之善惡。

民[3]好惡其不同兮，惟此黨人其獨異。

戶服艾以盈要兮，謂幽蘭其不可佩。

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，豈珥美之能當？

蘇糞壤以[4]充幃兮，謂申椒其不芳。

欲從靈氛之吉占兮，心猶豫而狐疑。

巫咸將夕降兮，懷椒糈而要之。

百神翳其備降兮，九疑繽其並迎。

皇剡剡其揚靈兮，告余以吉故。

曰：勉陞[11]降以上下兮，求榘[12]矱之所同。

湯禹嚴[13]而求合兮，摯咎[14]繇而能調。

苟中情其好脩兮，何必用夫行媒。

說操築於傅[15]巖兮，武丁用而不疑。

呂望之鼓刀兮，遭周文而得舉。

甯戚之謳歌兮，齊桓聞以該輔。

及年歲之未宴[16]兮，時亦猶其未央。

恐鵜鴂之先鳴兮，使百草為之不芳。

何瓊佩之偃蹇兮，衆薆然而蔽之。

惟此黨人之不諒兮，恐嫉妒而折之。

時繽紛其變易兮，又何可以淹留。

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為茅。

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為此蕭艾也。

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脩之害也。

余以蘭為可恃兮，羌無實而容長。

委厥美以從俗兮，苟得列乎衆芳。

椒專佞以慢慆兮，櫹又欲充夫佩幃。

既干進而務入兮，又何芳之能祗。

固時俗之流從兮，又孰能無變化。

覽椒蘭其若茲兮，又況揭車與江離[17]。

惟茲佩之可貴兮，委厥美而歷茲。

芳菲菲而難虧兮，芬至今猶未沫。

和調度以自娛兮，聊浮游而求女。

及余飾之方壯兮，周流觀乎上下。

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，歷吉日乎吾將行。

折瓊枝以為羞兮，精瓊靡以為粻。

為余駕飛龍兮，雜瑤象以為車。

何離心之可同兮，吾將遠逝以自疏。

邅吾道夫崑崙兮，路脩遠以周流。

揚雲霓之晻藹兮，鳴玉鸞之啾啾。

朝發軔於天津兮，夕余至乎西極。

鳳皇翼其承旂兮，高翱翔之翼翼。

忽吾行此流沙兮，遵赤水而容與。

麾蛟龍使梁津兮，詔西皇使涉予。

路脩遠以多艱兮，騰衆車使徑待。

路不周以左轉兮，指西海以為期。

屯余車其千乘兮，齊玉軑而並馳。

駕八龍之婉婉兮，載雲旗之委蛇。

抑志而弭節兮，神高馳之邈邈。

奏《九歌》而舞《韶》兮，聊假日以媮樂。

陟陞[11]皇之赫戲兮，忽臨睨夫舊鄉。

僕夫悲余馬懷兮，蜷局顧而不行。

亂曰：已矣哉，

國無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懷乎故都？

既莫足與為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。

^ 1.0 1.1 一作「紐」

↑ 疑為後人所加。南宋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中云「一本有此二句」；但東漢王逸的《楚辭章句》卻對此無任何的註語，而是直到下文的「羌內恕己以下人」一句中才有解釋「羌」字之意。依此，可以斷定王逸注《楚辭》時並無此二句，而洪興祖於宋代所見之本有此二句，應是後人所增。而〈九章・抽思〉中有「曰昔君與我誠言兮，曰黃昏以為期。羌中道而回畔兮，反既有此他志」，「曰黃昏以為期」句相同；「羌中道而改路」則與「羌中道而回畔兮」相似，並且，此二句於〈九章〉中為上下文，而於〈離騷〉中亦為連文。由語句結構和文句脈絡來看，此二句亦有可能是〈九章〉錯置於〈離騷〉之句。此二句於〈離騷〉中為上下文，與前後文句句意並無關連，云「指九天以為正兮，夫唯靈修之故也。曰黃昏以為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。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遁而有他。」，而「曰黃昏以為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」二句置於句中，強為解釋又過於牽強，故此二句極為可能是後人誤加的衍文，應該刪去。按：〈九章〉「曰昔君與我誠言兮，曰黃昏以為期。羌中道而回畔兮，反既有此他志」，古人結婚在黃昏，此以婚姻關係以喻君臣關係。將君王與屈原之間的承諾喻為定佳期而婚，但君王卻變卦而有他意。

^ 3.0 3.1 3.2 3.3 3.4 3.5 一作「人」

^ 4.0 4.1 即「以」

↑ 一作「代」

↑ 一作「脩」

↑ 一作「陂」

↑ 一作「須臾」

↑ 一作「槃」

^ 10.0 10.1 一作「時」

^ 11.0 11.1 即「升」

↑ 即「矩」

↑ 一作「儼」

↑ 一作「皋」

↑ 一作「傅」

↑ 一作「晏」

↑ 一作「蘼」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